李漁論機巧與閒情

文史叢譚

馮 進

李漁對自己的生活情趣非常自傲。曾在給禮部尚書龔芝麓的信中說：「廟堂智慮，百無一能；泉石經綸，則綽有餘裕。惜乎不得自展，而人又不能用之。他年賚志以沒，俾造化虛生此人，亦古今一大恨事。」他寫《閒情偶寄》當然就是爲了表明自己沒有白活，要把平生的小靈巧、小樂趣傳諸後世了。

李漁確實是個蕙質蘭心的人。他自己設計了很多室內裝飾的小物件和傢具，充分表現出他的獨到匠心。例如，他自己想方設法造的窗戶式樣獨特，有時就是畫框模樣，可以在船上或者家裡用來「借景」。他的發明創造還包括一種冬天的連桌躺椅：椅子寬大柔軟，可坐可卧，而且又在桌子底下隱蔽處配備了炭爐，冬天伏案寫文時硯墨不會凍結，人也舒服。要是出遊，只需要加上滑竿，就可以抬着走路上山。李漁對卧具也極爲重視，聲稱「人生百年，所歷之時，日居其半，夜居其半……是床也者，乃我半生相共之物，較之結髮糟糠，猶分先後者也，人之待物，其最厚者當莫過此。」所以他不光講究床帳，而且想辦法在帳內設置一個花架，讓花香「直入夢魂」，「儼若身眠樹下」，聽起來確實很美很愜意。不過，我最佩服李漁的是他對生活小情趣的執著，其中依稀可見晚明三袁和張岱的影子。他的愛蟹成癡，知道的人大概不少：「予於飲食之美，無一物不能言之，且無一物不窮其想像，竭其幽渺而言之；獨於蟹螯一物，心能嗜之，口能甘之，無論終身一日皆不能忘之，至其可嗜、可甘與不可忘之故，則絕口不能形容之。」這簡直是說情之所鍾，只可意會，不可言傳了。爲了吃到蟹，李漁每年都要在螃蟹上市以前就開始存錢，家人笑他「以蟹爲命」，他也老實不客氣說這些是「買命錢」。

不過，李漁同樣愛花如命，可能知道的人就沒那麼多了。他說：「予有四命，各司一時：春以水仙、蘭花爲命，夏以蓮爲命，秋以秋海棠爲命，冬以蠟梅爲命。無此四花是無命也；一季缺予一花，是奪予一季之命也。予之家於秣陵，非家秣陵，家於水仙之鄉也。」他說起某年春天，因爲過年已經把錢都用光了，到水仙開時，囊中空空，一文不名，沒錢買花。家人勸他，一年不看水仙，也沒什麼大不了的。他回答說：「寧減一歲之壽，勿減一歲之花。」又說，要不是爲了看水仙，幹嗎冒着風雪回南京，在他鄉過節就是了。家人無法，只好聽任他把女眷的首飾當了幾件去買水仙花。

《閒情偶寄》的最根本主旨，當然是要大家自得其樂、知足常樂。李漁在最後一卷中說到富人、窮人各自如何取樂，四季如何取樂，乃至行、立、坐、卧、談、沐浴、飲啜，無一不可爲樂。我覺得最應景的是他說到嚴寒的冬天，每人都應該在家裡懸掛一幅風雪山水、獨行古道的「險圖」，這樣，主人兩相對比，馬上可以感覺到閉門家中坐的幸福感了。

聖誕老人與老壽星（剪紙） 關小雲

內地新人「跑步」結婚

繽紛華夏

文 佳

歲末將至，內地新人們紮堆結婚的熱潮愈演愈烈。「二〇一〇年是『寡婦年』，傳說結婚不吉利，趕快趁着年底把婚結了吧。」不少已到結婚年齡的年輕人，都受到父母類似的催促。受其影響，不少年輕人「跑步」結婚。

歲末結婚潮的到來使各大婚紗攝影、婚慶公司使出「渾身法力」，趁機推出特價、促銷活動來吸引眼球。年輕人「紮堆」結婚也使內地的酒店生意火爆，在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婚宴提前半年預訂的現象。新人都把婚事提前，使得各大酒店的婚宴預訂比去年同期增加了三成以上。鄭州一酒店餐飲部負責人稱，以前一周頂多承辦六至八場喜宴，目前可以接下十多場，生意好得簡直超出預料。農曆年底前，該酒店所有的好日子和雙休日都被訂滿。有業內人士稱，預計今年冬季承辦婚宴將比去年同期增加百分之三十。

在新疆巴州市，自八月十五日以後，每逢六、八、十六、十八這些吉祥數字和節日慶典日子，幾乎各大酒店的宴席都被搶訂一空。一些酒店的婚宴已預訂到了二〇一〇年一月份。而在內地一些地方甚至出現了婚宴訂席難的問題。

從婚慶業務預訂情況看，在延續了國慶期間婚宴火爆的勢頭之後，鄭州今年的婚慶高峰會一直持續到年底。

內地歲末結婚潮的主要原因是明年是兩頭不見「春」，被稱爲「寡婦年」，何謂「寡婦年」呢？所謂「寡婦年」，就是指整個農曆年沒有二十四節氣中立春這個節氣。

二〇一〇年二月四日立春，而當天是農曆的二〇〇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這樣一來，農曆二〇一〇年內就沒有立春。而二〇〇九年是牛年，是雙春年，這便是內地年輕人「跑步」結婚的主因。二十四節氣是根據一年中太陽在黃道上的位置變化和引起的地面氣候的演變次序，將全年分爲二十四等份兒，並給每個等份兒起名。有無立春只是農曆和西曆之間不同的規則造成的。此外，爲順應寒暑變化，與西曆保持一致，農曆還採用了十九年中加入七個閏月的方法，因此每十九年中有七個年頭是缺少立春的「無春年」，七個年頭是「雙春年」，另外五個年頭是「單春年」。一些舊的觀念認爲沒有「立春」就沒有好的開始，而「寡婦年」說白了，就是這年結婚的男人有可能殞命。如今，儘管不少年輕人不信這種說法，但仍受老人舊有觀念影響。信也罷，不信也罷，紮堆搶婚在內地幾乎每天都能碰上花車。

內地這一幫在春節前匆匆「跑步」結婚的年輕人，被人戲稱爲「搶婚族」。對於「寡婦年」，年輕人除了「跑步」結婚之外，還想出多種「破招」，春節去婆婆家過年就是其中之一，在他們看來，去婆婆家過年就等於提前一年是他們家的人了，這樣就沒事了。

天津大公報逸聞拾零

胡邦定

往事鈎沉

我一九四七年九月到天津大公報工作，到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天津解放，將近一年半時間。如果把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七日由大公報改名的進步日報加在一起，算到一九五三年與上海大公報合併爲止，前後一共五年多。這期間，有些見聞值得一記。

不養「聖人」「賢人」

我進大公報之前，曾擔任過它的通訊員，聽到過報社的一些舊聞逸事。其中就包括大公報用人不拘一格，惟才是尚，工作表現好，可以加薪晉級，畀以重任。還有一條規矩：不養「聖人」、「賢人」。這是取其諧音，不養多餘的「剩人」和沒什麼事情做的「閑人」。對此，我不過是姑妄聽之罷了。不料我進報社才三天，就目睹一位賢人被請出報社了。事情的緣由是這樣的：一九四七年秋，大公報從清華、北大兩校要了三名應屆畢業生。其中清華爲政治系的趙明杰（曾任經濟日報評論委員會副主任），北大爲經濟系的楊邦祺（解放後改名李定，曾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歷史系的胡邦定（北京大公報撤銷後曾任國家物價局副局長）。三人都是八月底九月初到職的，均被分配爲外勤記者。上班當日就去採訪，晚上寫稿，第二天見報。幾天下來，這幾個新手的能力如何，報社領導已瞭然於心。於是就讓外勤課原來的一位女記者走人了。我只見過她一面，也沒有人向我介紹，只知道她姓陳。我估計，她原來並不一定是「賢人」，而是在我們三個大小夥子參加採訪工作以後，可能就沒有多少事要她做了，因而就作爲「賢人」被請走了。這就印證了早先我聽說的大公報不養「聖人賢人」的話。

再從我們三人的待遇說，本來我們都是同期畢業的大學生，年齡也相等，待遇似乎應當相同。但發薪時卻是有區別的：趙胡二人底薪均爲七十元，李則爲八十元。因爲他在一九四五年當過一年雲南日報的特派記者，在滇西寫過許多戰地通訊，在昆明還寫過一些經濟專題報道。事實上李也確實比我們更成熟一些。當時通貨膨脹很厲害，所謂底薪，對實際收入的影響並不大，主要靠按糧食等生活必需品價格所給的生活補貼。但底薪多少，畢竟是報社對員工的業務能力和工作表現的一個評價。這件事也印證了大公報用人惟才，按工效付酬的傳統。

一歲之差 世紀之別

一九五一年，上海大公報總編輯王芸生到北京開會，順便訪問由大公報改名的天津進步日報，受到熱情的歡迎和款待，因爲這兩報原本是一家。在一次歡宴王芸老的聚會上，進步日報總編輯張琴南與王芸老暢敘離情，談笑風生。張琴老說：你是新聞界巨擘，大公報的前輩，我們應當向你敬酒。王芸老說：你是一九〇〇年生人，屬於十九世紀；我是一九〇一年生人，是二十世紀的人了，怎能不向上個世紀的長者致敬呢？這一歲之差，劃分兩個世紀的妙論，說明芸老的詼諧和風趣，引起在座者哈哈大笑。

天津館還有一位著名的「張一圈」，即經常在外地採訪的老記者張高峰。他見多識廣，經歷豐富。擺起龍門陣來滔滔不絕，妙語如珠。他一開講，常常吸引一批同人圍成一圈，聽他神侃一通。如講到河南災情時，人相食、易子而食，甚至父食其子女，一個大閨女不值幾斗穀等慘狀時，聽者無不爲之動容並唏噓太息。他還接觸過許多國民黨軍政要人，講起他們貪瀆顢頇的種種醜聞，又不禁使人捧腹大笑。

王芸老的睿智，張高峰的口才，在津館都是膾炙人口的佳話。

參議員競選的故事

一九四八年暮春，天津市舉行參議員選舉。大公報副經理嚴仁穎是南開大學創辦人、天津名宿嚴範孫之孫。他仰賴祖先餘蔭，加上是美國留學生、大公報負責人，在天津頗有人望，參選參議員的勝算很大。天津館編輯主任趙恩源不甘寂寞，也報名參選。但他一無財力，二無聲望，三無社會依託，以「三無」之身參選，幾同緣木求魚。當時內戰方酣，國共雙方勝敗之勢雖尚未完全定局，但人心向背、大勢所趨已十分清楚。此時猶參選爲國民黨裝點門面的參議員，實屬不智之舉。記得報名參選前不久，在大公報夜班編輯部裡，我親見趙先生對張琴老說：「張先生何不也參加一起玩一玩？」琴老笑笑說：「書生何堪問政？」一句不軟不硬的話把他回絕了。最後津館三位主要領導各行其是：張琴老不參選，嚴仁穎當選，趙恩源慘敗。這結果，報社同仁早有預計，只可惜當局者迷罷了。

為黑名學生通風報信

一九四八年八月，平津兩地反動當局大肆搜捕進步學生。一天晚上，津館記者劉洪昇從警備司令部獲得一份黑名單，主要是南開大學和北洋大學的學生。津館記者趙明潔是採訪文教新聞的，與南開等校的進步同學多有聯繫。看到這個名單，他不動聲色，暗暗記下各個人名，然後悄悄記在一張紙上。匆匆寫完當天的新聞稿後，就趕到南開大學，找到熟識的進步同學，把名單交給他，再三叮囑：反動派要抓人了，趕快通知名單上的同學，馬上疏散出去，避免無謂犧牲。這件事做得毫無形跡。卻挽救了一批同學免遭牢獄之災。趙明潔當時並非地下黨員，他這樣做，完全是基於對國民黨反動派的仇恨和對進步學生的愛護。南開大學地下黨組織十分感謝趙明潔，解放後才向報社其他同人說了這件事，我們才得知其全過程，而趙明潔從來都沒有向別人宣揚過這件事。

有驚無險的解放之夜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四日夜，天津國民黨城防守軍全面潰敗，解放軍已向市區推進。津館編輯、記者無論白班、夜班都齊集編輯部，一部分人在編一月十五日的報紙（實爲天津大公報最後一期），多數人在靜候解放後的第一個黎明。深夜十二時許，忽聽有人在津館後門大叫「開門、開門。」見沒有人回應，接着就聽見衆多槍托砸門的聲音，而且愈來愈強烈。這時，報社同人都站在後門洞附近，不知如何應對這從來沒遇見過的事。忽然又聽到門外有人大喊，再不開門，我們就扔手榴彈了。大公報津館後門沒有門檻，下方有六七寸高的空檔，是爲拉捲筒紙的汽車能開進來而留下的。如果把手榴彈從門下的空檔扔進來，一爆炸，不僅會死傷許多人，建築物也會受損。在這個千鈞一髮的時候，再僵持下去十分危險。情急之下，我對看門的同事說：把門打開來吧。沒有關係。他們都是敗退下來的散兵游勇，想找個暫時棲身的地方，不會危害我們的。門終於打開，一下子擁進來二、三十個士兵，他們揹着步槍，帶着手榴彈，有的還拿着從老百姓家裡搶來的收音機（日僞統治時期，爲進行奴化教育，家家都必須買一個日本設計的簡陋的收音機），有的挑着沒有吃完的成袋大米。我請他們進到院子裡，把武器放在一邊。拿來開水和夜班伙房的饅頭請他們吃。我對他們說：「你們都是被抓來的窮苦種田人，共產黨是爲窮人翻身解放才鬧革命打天下的。你們不要害怕，願意參加解放軍的可以參軍，想回家的會發給你們路費和回鄉證，有什麼可怕的？」這些士兵多半是四川人，我用四川話和他們交談，立刻拉近了距離。

有幾個人要拿收音機和工人師傅換便衣，以便改裝成老百姓，偷偷跑回家鄉。我對他們說：四川離這裡有幾千里路，又還沒有解放，你們一無路費，二無證件，怎麼回得去。還是到解放軍那兒最保險，願當兵的當兵，要回家的等時局明朗了可以回家。千萬不要偷偷逃跑，那樣十分危險。我還說，你們這時不能往外走，黑燈瞎火的，不知道你們是流竄還是要投誠，很可能被流彈傷着。不如等天亮了，局勢平靜一點，再向解放軍投誠去。我的話果然有效，大家都安靜下來等待天明，只有一個四川小伙子，拿起手榴彈一定要走，口口聲聲說：「我不能當俘虜，我不能當俘虜。」一邊說一邊往外衝。我死死拉住他，但我力氣沒他大，反被他拉着往前進。最後他終於掙脫我，向大馬路上跑去了。他的結局如何，我就不知道了。等到天色大明，街上有了正式的解放軍巡邏隊。我們向他們報告後，這批國民黨殘兵就被帶走了。武器自然也由這些川娃自己揹走了。

這時，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五日的大公報已經印出。往日早有報販來取報往外分送或送郵局投寄。今天特殊，就由爲歡慶解放而興奮不已的報社同人，自己拿着這張四開報紙上街兜售去了。

這場有驚無險的故事，也就隨着天津大公報的使命一同結束了。

永眞眼鏡乃天津《大公報》舊址 （資料圖片）

在新疆遭遇時差

趙寬宏

天南地北

在西去的火車上聽一位生長在新疆烏蘇的小夥子說：「我在新疆時，夜裡兩點鐘以前是沒有睡過覺的。」我愣愣地看着他，他又補充道：「不光我，我們新疆人都這樣。」我心裡想，不光你們新疆，哪都有不少這樣的「八十」後「九十」後們，折騰起來那都是整夜整夜的。

到烏魯木齊的第二天，七點多鐘，和往常一樣，生物鐘準點把我給敲醒了。可是拉開窗簾，夜還在把新疆包裹得嚴嚴實實的，一直到快九點了，新疆才慢慢睜開矇矓的睡眼。

這時我才想到一個詞：時差。可是我沒想到的是有這麼長的、近三個小時的時差。在這個季節，新疆的太陽要到晚上八點以後才肯戀戀不捨地落下去；而到夏季，夜裡十點過了，太陽還炫耀着掛在天上。原來新疆的太陽也是個早上貪睡，晚上又愛折騰的傢伙。

我以爲新疆的作息時間是很彆扭的，可新疆人說，一點也不。他們現在上午十點上班，晚上七點半才下班。習慣就好了。是的，「習慣」是非常厲害的。再說，新疆有兩個時間，除北京時間外，還有個新疆時間，整整比北京時間遲兩個小時。漢族人一般用北京時間，而大部分維吾爾族同胞用的就是新疆時間。兩個時間共用，有時這也會給辦事帶來麻煩，譬如約好某某時間，還得講清楚是北京時間還是新疆時間。

當然，這也是習慣，眞的習慣就好了。可是我卻一點也不習慣。早上九點過了，才開始用早餐，中午兩點以後喊說午飯好了，晚上更是不到八點過九點鐘沒人想起該吃晚飯了；《新聞聯播》在第一時間裡是無法看到的；夜裡十二點多了，我說夜深了，快睡覺吧，那邊卻在說，什麼啊，才十二點呀，早着呢。這些都是時差在讓我不習慣。

爲了適應時差，讓生活習慣起來，我就必須努力地倒着時差。過去說到倒時差，我以爲那是出國的事，對我來說好像是很遙遠。現在可好，不出國門，就有了出國倒時差的感覺。可我從北疆到南疆，從南疆回北疆，三千多公里路程走過，兩個來星期日子下來，這時差還是讓我彆扭。

不過不要緊，我沒把時差倒過來，時差卻在倒着我呢。這不，這幾天我也能到夜裡兩三點才睡覺，早上不到九點那是醒不來的。在新疆還有一段時間，新疆的時差把我給倒成功了，可這裡的工作完了，回到口裡（新疆人稱嘉峪關內爲口裡，嘉峪關外爲口外）去時，看來口裡的時差又要費勁地倒一番，才能把我給倒回去了。

雲錦奇觀

季旭東

文化什錦

雲錦是南京特有的一種最具特色的織錦，它與四川的蜀錦、蘇州的宋錦一起被並稱爲我國的三大名錦。明代詩人吳梭曾在一首《望江南》詞中這樣讚美雲錦：「江南好，機杼奪天工；孔雀妝花雲錦爛，冰蠶吐風霧綃空，新樣小團龍。」在連戰、宋楚瑜訪問南京時，江蘇省政府也曾以雲錦相贈。

說到雲錦，其最大的特點就是製作工藝複雜，難以電動機織。製作雲錦的工具是一種長五點六米、高四米、寬一點四米的大花樓木質提花織機，每台織機分爲樓上與樓下兩部分。工作時樓上坐着拽花工，拽提花本；樓下的織手則負責挖花盤織、妝金敷彩、拋梭織緯。一根緯線的完成需以小緯管多次交替穿織、十分繁瑣。一機兩人一天也只能織出五到六厘米的雲錦。

雲錦分爲「織金」、「庫錦」、「庫緞」及「妝花」四大品種，其中的織金最爲名貴，它是以將金箔切成金絲，再捻成的金線織就的。妝花則是雲錦中製造工藝最爲複雜的一種，是採用各色彩線絨緯管對織物圖案作局部盤織妝彩織成的；一件織物上能配織出幾十種顏色。妝花又可細分爲妝花緞、妝花紗、妝花羅、妝花錦等品種，但是目前則只有妝花緞被繼承下來。

雲錦歷史悠久，在元、明、清三朝便就是皇宮的御用貢品，有時還被朝廷作爲禮物饋贈給外國的君主與使臣以及國內的有功之人。那時南京城的織錦規模是很大的，在城南仙鶴街一帶，雲錦作坊密集。清代江寧織造府的主打產品之一便是雲錦。我國古典名著《紅樓夢》的作者曹雪芹的父親就曾是織造府的主官。

在南京城南仙鶴街一帶，還流傳着一個有關雲錦的美麗傳說。相傳早年間有位叫張永的手藝人，因欠高利貸而被迫爲一個財主織雲錦，然而他錦織得再多再快也趕不上債息的增速。終於有一天晚上，張永在爲財主織祝壽用的「松齡鶴壽」錦時暈倒了。這時，天上的兩個仙女下凡，她們把張永扶上床後，便上機織錦。她們一個飛快地用梭子織錦，一個坐在機樓上拽花，不一會便織出許多。張永醒後見狀大爲吃驚，忙問仙女是誰，仙女們笑而不答，只是手指蒼天。待張永順手指望去，只見彩霞萬朵，但等他回過頭來時，仙女便不見了。當他把目光轉向仙女織的雲錦時，卻見錦上的畫面猶如仙境：青松蒼翠，泉水清澈；尤其是錦上的兩隻仙鶴更是栩栩如生、丹頂血紅、雙目有神。

張永喜不自禁地從織機上捲收雲錦，誰知這錦竟像瀑布似的，捲也捲不完。張永因而還清了債務，成了自由人。此事雖然只是個傳說，但據史料記載，仙鶴街一帶的雲錦織匠的確善織鶴。他們織的仙鶴千姿百態、維妙維肖，堪稱一絕，仙鶴街也因此而得名。

「昔日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歷經數百年滄桑，如今雲錦早已不再是皇家專享的奢侈品了，它已走向大衆。現在南京的一些商店及旅遊景點都有雲錦工藝品向顧客出售。

目前，南京雲錦研究所是一家代表了當代雲錦最高製作水平的單位；它集雲錦的研究與製作於一身，織出過不少蜚聲海內外的雲錦珍品，其中就有根據北京定陵出土文物織出的仿明萬曆皇帝的龍袍，光金線就用了八點一千米。這家研究所還向二〇〇八年北京奧運會提供了圖案爲長城及天壇的兩件奧運會特許商品，他們還準備爲雲錦申報世界文化遺產項目……